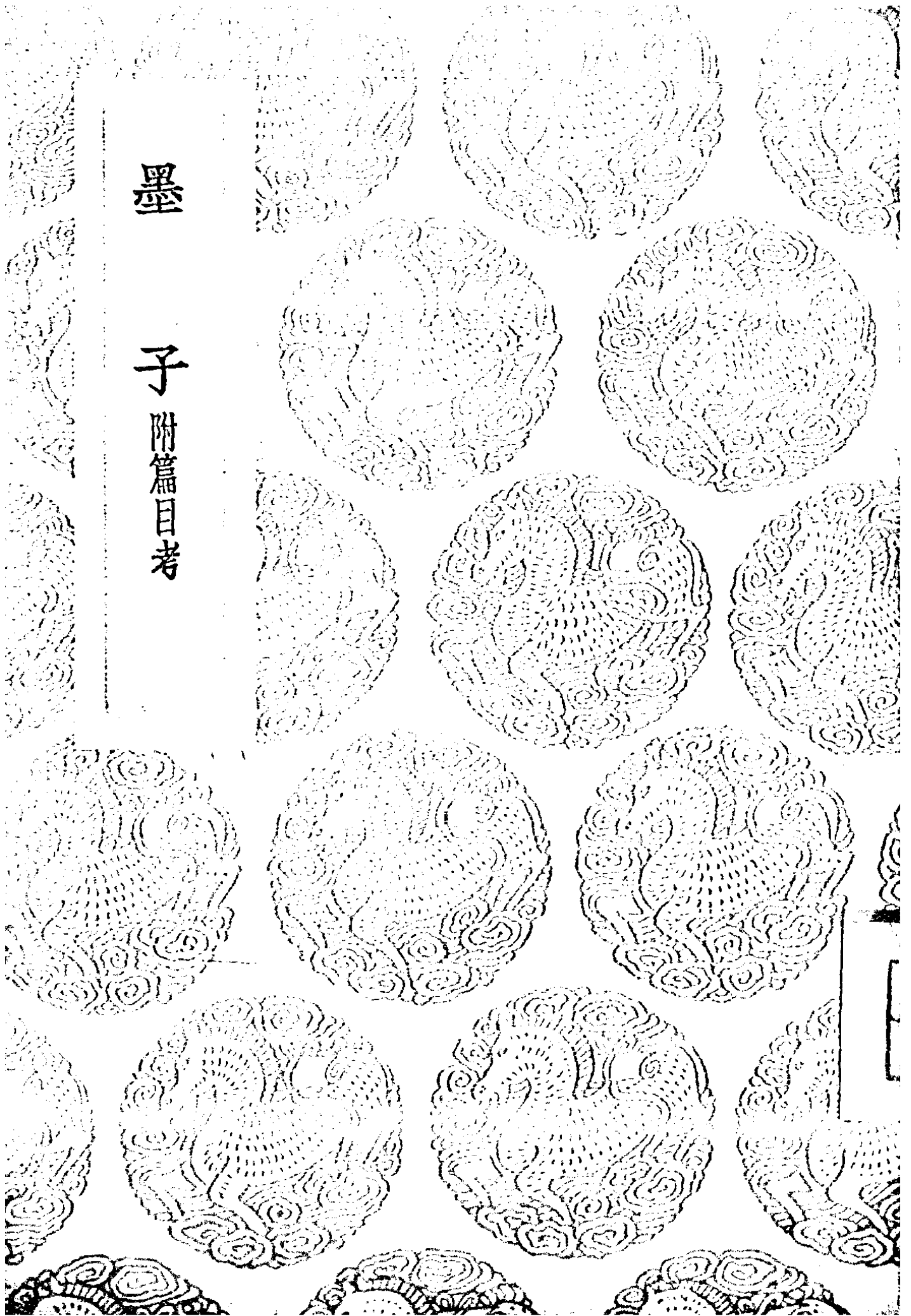


墨

子
附篇目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墨

考 目 篇 附



3 0649 0129 5

撰 翟 墨
註 校 沅 畢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
及經訓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子
彙不分卷爲篇五十蓋不全之
本經訓本有畢沅校注故據以
排印並附子彙本所載潛菴子
志於後潛菴爲周子義別字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詔、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沍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沉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紋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胼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

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

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據

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子。

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

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

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

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

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

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

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

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三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三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舟。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知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剩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董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節。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誠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

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壹注。

墨子卷之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

親士第一案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

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士玉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讓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合攝同。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憂脫此字。据上文增。究其情，攷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難庸民，終無怨心。言造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路路之下。禮記云：君容路路，鄰

君注云。教令嚴也。既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荷二字疑誤。者。諸諸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齊謂兒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遠臣則喑。與噤音義同。史記劇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爾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說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遠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滌滌。說文云。滌。雨大兒。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燒燒。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綺。逝淺者速竭。境塿者境塿。當爲磽确。礫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境塿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匪。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伎也。玉篇云。扞。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辨。說文云。墨。覆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

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字當爲頤。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染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陶臯。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

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又慎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險讎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戴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饒。云饒榮二卿士。桀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饒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常。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此僂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爲卻。晉有卻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鄙人。此五君所染常。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呂氏春秋。長作張。陸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尼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

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禪，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體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口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么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為堪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澆，刑也，平之如水，从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為法度之義，儀，

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橫，榦也，儀與橫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己，猶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羶羊，當云牛羊豭犬豬，說文云：羶，以芻莖養牛也。豭，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羶，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豭，絜爲酒醴，絜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絜，稷也。稷，稻餅也。然則稷盛之字作絜，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

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說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為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為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奮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為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為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為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為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為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饌，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

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饑。果不孰爲荒。與此異。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饗字。說文云。饗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驂。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脩遠。只作塗。芸。蒜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季。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饑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爲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

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厲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芟。說文云：芟，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麻。摶布。絹。摶字。當爲摶。說文云：紮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煖。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抄增。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

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聲。高誘曰：聲足也。聲讀如澹。澹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當為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慝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執。說文云：執種也。从耒。夙持而種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炮。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餒。飾若覆食之慕是也。餒說文云：餒傷溼也。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為餒。說文云：餒饑也。雖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

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姦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箏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親。除苗間穢也。耘。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藏。息於聆嘗爲飭。而太平御覽引作吟。誦是也。缶。是缶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

第期。今据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長。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遠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尙賢上第八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尙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爲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

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卽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遠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秦顛於置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置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閎天秦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攝。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黍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菴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髮卹。誨女序廟。舊作予爵。盧以意改。孰能孰熱。鮮不用灌。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燕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
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頌賜之頌。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
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爲寧。經典
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尙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
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
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
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
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
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
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
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
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
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
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佼字假音。說文云。佼。好也。玉篇云。

姦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一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涉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刻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樛，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瀨，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

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濮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蕤。玉篇：蕤，嫫二同。色臻切。有嫫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侏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嬖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佚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佚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郿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備。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鏡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矣。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

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鯀，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渠，傳云：輔據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究。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

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岸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卽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

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屠者而使爲行人，鑿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瀨，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卽恒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虞鏡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

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勿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匪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譬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瘻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隱良道。愆卽匿字。異文。隱隱之

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卽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餓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臯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子。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熊。青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楊涼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舊本朽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或从火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庠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

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溼溼而至者，溼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溇月氏正義云：溇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朽舊

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

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診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

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彘。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開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網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相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

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而讓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据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据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

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

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

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旣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故當尙用之爲說也。尙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爾雅云。窺。開也。猶云無開。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光。是。

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畋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志好之字作恚从夕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常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而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旣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

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解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解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脇舊作肱。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也。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

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為涉，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寶。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寶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為防原，派注疑即雁門，派水也。后之邸，未詳。渫池之寶，即渫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為沱也。酒為底柱，說文云：灑，汛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為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狹之廣莫，于晉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壘，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為九澮，此《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即九河也。以樅東土之水，說文云：樅，門限，則此蓋首限也。玉篇：梁，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

荆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荆越與。据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積人黍稷狗彘。說文云。齎。患瀆也。臥來。从尙。來者尙而威之。故田夫謂之齎。夫齎與齎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箠。或作悞。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斄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鷗。案隊。隧字。皆說文隧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

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兼字省文。說文云：兼，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兼，彘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平，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

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種說文云。種。瘳也。玉篇云。埋。與種同。本書或作狸。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秦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卽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卽卻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隙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

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二字舊脫。據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遠。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禹之征

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之微意，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

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羶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

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抽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禡。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即拖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獨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

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握。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臍冷不反者。臍卽府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朽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糧俗。玉篇云。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

此醫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尙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

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卽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澗隘，高誘曰：澗，隘也。今宏農澗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酈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颯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緡，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堪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旣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

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屠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勁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賞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盜。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

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壘。攘殺其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怨。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偏。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說文云。紡。細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紕。機織也。紕。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祭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祭。住也。楚人名住曰祭。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

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違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轄命。轄。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盧云。鸛字未詳。若作鸛與鸛同。天舊脫此字。據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鯀。茲文類聚引作履。文選注作纁。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旣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茲文類聚引作戡之。此錢字之假音。說文云。錢。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旣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

是也。管子地員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薄。呂氏春秋云：湯管約于鄴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旬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害。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顛來寶。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旣沈漬。藝文類聚引作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之旗。王旣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

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卽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緊虧。盧云卽無餘也。緊舊作緊。非以意改。出自有遺。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不加者去之。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餅字之誤。餅。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

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倭橐攻城。倭即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歿二十慮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鞮說文云。韋繡也。鞮當爲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致。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券。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也。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陽谷。味谷。莫不寶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藜不重。飲於土埴。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執。史記李斯列。

傳二世貴同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羹飯土甌啜土鍋徐廣曰甌一作溜說文無甌字玉簫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餽鄭君注周禮云餽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羹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獸土餽桐梁之飯藜霍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頽低頭也或从人兔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紕緇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紕帛深背揚赤色玉篇紕右憇切案緇非古字當爲纒考工記云五入爲緇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齋言如齋頭色說文纒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緇義合說文無緇字是知當爲纒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塋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塋兔窟也此窟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闕。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殤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

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當爲。卽行卽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

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慣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征。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槩壺濫。槩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經。翁義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隤。當爲陬。陬之訓。陬隅。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瘳字。先外切。云。

瘦病也。則當爲殭。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開。草卽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紝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稜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據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

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豎未詳。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棄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勿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

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蚩山之陰。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叩。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泐，泐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塋。古無此字。當爲坎。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塋，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巴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若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繡。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壘。則當云爲其上壘。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

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園三操，罔同，罔同，罔同，罔同，假音字，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捶當爲壘，說文云：堅土也。塗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使堅，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鄉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也，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輒沐之國者，輒舊作輒，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輒，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易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

炎股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朽向太平廣記引作剗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乘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燠卽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牛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說文俱伏也伏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傲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傲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傲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傲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

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犇牛羊。豨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猶勗。或當爲與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牯牛羊豕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僭。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旣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侑明知之。侑當爲確，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駢天明不解之道也。駢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忠，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

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疢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擻。勸擊也。但未詳擻遂之義。若豪之末。彙。本作彙。彙。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

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諫如何。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據

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僞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僞匪命。非命中作毋僞其務。據孔書秦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僞皆懲字之譌。傳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僞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卽下天亦二字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秦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輸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輸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

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據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也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今

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糶豢其牛羊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糶豢其牛羊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旣可得而知也，可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

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扞失社稷。說文云。扞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扞子辱矣。玉篇云。扞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

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卽到剗拔音同。剗。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圃。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春會。周禮云。其男子入于鼻。隸。女子入于春。黨。又說文云。會。釋酒也。禮有大會。準酒官也。未詳。婦人爲會之義。會與胥聲形相近。說文云。扌。曰也。亦春黨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繆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繆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巳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担上。當脫担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累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

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責。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嘗為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語字據上文當為語。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旣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章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章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輅。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子懿。章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曰之祖。在周爲唐杜氏。章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既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時。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懜。懜也。既文云。懜。稽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僭。遂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福觀。幸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祿。祝字異文。祿子，卽祝史也。玉篇云：祿，之愈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纒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纒，絡也。以緡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卽今之小兒繡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纒之中，則非

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爲之。祿子舉揖而棄之。彘同鼓。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泚泚。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窳。泚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溲血。搃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溲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搃字。云搃搖也。烏可。烏窳。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旣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檄折其胸。祿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棄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

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叢位。蕝，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粹字假音，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璜，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威，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猶，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蕝，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作佳。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禽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當爲獨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輦字。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轡。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轡。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

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訶。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孕婦。庶舊繇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輅。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寘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卽鬻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

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旣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爛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舊作坦。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

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常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等。而揚于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卽正字。玉篇云。卽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日上爲名。亦卽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據上文當有主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糲。糲

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蹄，即隋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絳屨。絳，即轉正文。說文云：絳，經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縵，舊作細，盧云：當爲綳，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接，鄭君注禮記云：縵也，接讀如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恒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遠。山嶺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舊作日。非。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祥。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媼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尙書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湛濁于酒。滌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儻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嬭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卽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從事。阻。阻字假音。說文云。阻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闕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章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

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譌。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卽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爾雅云。諄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幹。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

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殳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殳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鄉。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據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

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祇禍厥先。神禩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禩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篤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虛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

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歛。意亡亡同。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同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盛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同。外之

毆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本如此。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字。師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言毋勤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秦誓不足據。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

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逃。此皆疑衆遲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借字。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秦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唇。眠也。眠。脂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脂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强乎紡績。

織紉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搨，說文云：搨，索束也。此俗寫。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賁，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亡，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節

非儒下第三十九節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逸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

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祔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慙愚甚矣說文云慙愚也愚慙也玉篇慙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襦爲僕說文云祇敬也襦衣正幅則襦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爲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據下文改者當云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纒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苒从天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倨也倍本棄事而安息傲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遠之是若人氣飄鼠藏爾雅有飄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陷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卽鼯鼠也說文

云。麤也。玉篇云。麤。胡章切。田鼠也。麤。舊作麤。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羝。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羝。羊也。然則羝。羝。皆牡羊。賁。疑起。易大畜云。羝豕之牙。崔憬曰。說文。積。劇家。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積豕。崔以意改之。積與積義同。劇者積假音。玉篇云。積。扶云切。羝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冗食。注曰。文穎曰。冗。散也。說文云。冗。散也。从山。几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冗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臞。肥也。此古字。以爲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者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仔作甲。仔即杆。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僮。太平御覽作僮。事類賦引作工僮。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若韻篇有鮑。陸德明音義云。劉音侯。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揜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

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闢。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噎。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噎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

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貺寡人者衆矣。貺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稱。沅案。史記作倨。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益壽不能盡其學。常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贖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陶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遇民。當爲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卽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

爲歸於魯。有頃，開齊將伐魯。言伺其閒，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貨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勳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勳，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卽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間，孔叢窮作尼，藜羹不糲。藜，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抄作不糲。太平御覽作糲，一作糲。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楊倞云：「糲與糲同。」蘇覽反。說文云：「糲，以米和糗也。」一日粒也。古文糲从參，則糲糲古今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卽烹字。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藜，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卽食之。號人衣號，號字之誤。孔叢作糲，以酤酒。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爲語女。曩與女爲苟生。苟且。今與女爲苟義。舊云：「曩與女爲苟義。」脫五字。據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忘，此字衍。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汗邪詐僞，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岌乎。」岌，舊作坡，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亦舍舊作會亦。盧云：「如此家。」

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魯。脫此字，據孔叢云以亂衛。增乎衛。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肸以中牟叛。黍離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曰：非行已之致。莫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己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慮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缶缶卽正字。虛云正古文正亦作缶。沅按唐大周石刻投心缶覺如此。相盡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句缶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圓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謹疑維字。實榮也。實至則名榮。倍爲二也。倍之是爲二。忠以爲利而強低也。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者之中。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閒僕俱自作也。說文云仞伏也。此云自作未詳也。纏閒虛也。虛云纏猶墳墟之墟。謂字書無此字。作嘽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伺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作。攫相得也。玉篇云攫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

爲也。謂任俠說文云。專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專。專與任同。似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閒而不撓。撓也。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是強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俱。所然也。然猶順。俱之言貳。或爲尔字。假音說文云。尔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解說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讀如勝負。當讀如當意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憊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欲爲。憊同。害。所得而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舊作聞。據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字。以意刪。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悞。通約也。合。句缶宜。句必。句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常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假。稭祗。句經說上作响。法同則觀其同。句庫。盧云。庫疑庫。與障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

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說文云：非，達也。从飛下取，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卽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鬪，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陋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毗，說文無此字，玉篇云：毗，毗必切。嗚毗毗，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熟。說在頓假，句必諄。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字或徒，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字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卽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句外內使般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卽午字異文，玉篇云：

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爲。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玉篇云。新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斫義同。沅案。新卽斫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說在搏。缶而不可擔。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荆。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假。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讐。售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爲盡。諄。諄。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件。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紮。說文云。衆增也。从衆。从糸。衆。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衆音累。齋師古曰。衆。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衆。泄之衆。誹之可否。句不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慮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此釋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爲利而強低也。孝以親爲芬。而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信不以其言之常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佥與人遇人衆愜。此釋經上佥自作也。字書無愜字。謂爲是爲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弗爲也。此釋經上謂作味也。廉己惟爲之。知其也。顯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

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傲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生。檀之生。檀當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句。憊。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僂。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檀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鼈爲鶉。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儼。陶。經作稭。民也。此釋經上儼稭。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檀。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骸。未

詳必謂臺執者也。蚤疑握字。說文云。蚤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具以正相盡也。中同。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圖。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圖一中同。具也。方。矩見支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隅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爲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間。此與下閒舊作聞。俱以意改。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間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續。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續閒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擗。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擗相盡。體擗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擗相得也。此疑似字。兩有一本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擗有不相擗也。次。無厚而后。可。此釋經上次無間而不擗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俱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俱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爲。句欲難其指。難。卽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騷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厲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厲字。猶俗寫趨。

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憊於欲之理。憊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齷脯而非恕也。恕。慙字異文。字書無此字。齷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爲窮知而懸于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爲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爲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此釋經上已成亡。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必待所爲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賊。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姓字。疑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吐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廣。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爲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仿此例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爲。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賊之爲。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爲。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讎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爲存亡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

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免蚘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甯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諛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麤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常勝云云至二與鬪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同麗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

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舉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顛。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糜與霍孰高。糜與霍孰霍。蚘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同。以意改。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鬪者之敵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字。徒而有處字。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徒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徒。說在長宇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敵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敵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廡。舊作廡。廡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景木極。猶言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尙可詳。遠近臨正。鑿。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極正。句異於光鑿。句景當俱就。去余當俱。余疑亦字。俱用北。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鑿分。句鑿中之內。句鑿者近中。句則所鑿大。句景亦

大。句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鏡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極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爲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仁。句繩直。權。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樞衡言。兩輪高。兩輪爲鞬。雜記云。載以鞬車。鄭注云。鞬讀爲鞬。或作鞬。說文云。鞬。蕃車下庫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鞬。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弦其鞬。玉篇云。鞬。古胡切。廣雅云。鞬。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鞬。鞬音相近。疑鞬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梯。據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地。或害之也。泝。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泝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泝。舊作汗。據上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踴也。玉篇云。踴。蒲唐切。踴。欲行貌。正字通。以爲踴字之俗。若夫繩之引鞬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躄。唐宋字書無比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墳。走貌。倚焉則不正。誰。并字異文。石。繫石耳。已上以車制言。夾。寔。寔字省文。者法也。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

石。句挈也。絲絕。句引也。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刀。糴相爲買。句刀輕則糴不貴。句刀重則糴不易。句王刀無變。句糴有變。句歲變糴。句則歲變刀。句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句則讐。句賈也。宜不宜。句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常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重問者曰。子智。子智乎。子智。當爲。即諷省文。應之曰。飄何謂也。彼曰。飄施。則智之。若不問。飄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據下文。當爲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鏖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糜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

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糜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瘵病之。之於瘵也。瘵即瘵省文。說文云。瘵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凡。此省凡一也。凡即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賊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王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作曠。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曠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賊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腕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履過椎。與成椎過繪履同。過伴也。作當爲舛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已上釋經下。臨繼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搏。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本或石。不

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彼正名者彼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稗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諄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諄。則是有可也。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

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
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
無難仁已上釋買宜則售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
愛利不相爲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
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作顏于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
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
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
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
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
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
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據前
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明也。

仁體愛心。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為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于義也。

俱自作也。

謂作謙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缶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正南也。

直參也。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謹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中也。

閒不及旁也。

續閒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生。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堅。白不相外也。
撓。相得也。
似。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
次。無閒而不撓也。
法。所若而然也。
俱。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儼于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舉加。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名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儼稊祗。

聞傳親。

見體盡。

合缶宜必。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為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

有無。

聞耳之聰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廣易也。

動或從也。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鶉。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據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賊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藏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賊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堅。此攬字正文。舊作隘。誤。說文云：堅，手堅也。揚雄曰：堅，握也。从手，臤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堅作攬。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攬。案攬腕皆堅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

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偷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願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偷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賊之。故在於賊。言賊富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偷列之興利爲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卽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賊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章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

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俛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既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一本作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價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

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賊之利也。而愛賊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賊也。萬倍。吾愛賊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放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不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與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蝨。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尙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替。說文云。替。諛也。諛。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伴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作一本作伴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伴。援推之辭。替也。伴也。援也。推也。卽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蔡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爲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爲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据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鬪，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据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据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据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當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

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毆。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支。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替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昔。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據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卽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睨。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據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烹字俗寫。

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猶。說文云。猶古文遷。从手。勹。則。擿。實。古。猶。字。後。加。爲。擿。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尙。饜。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藝。文。類。聚。作。絲。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絲。曰。饜。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爲。韻。載。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般。人。受。之。般。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般。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頤。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揆。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

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
書疏稱死非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
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
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
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
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
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哲，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
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
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
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
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
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
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彙大彙，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
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

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旬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述。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途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途。疑當爲述。月令以途爲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途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

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糞糞。此糞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糞。維人當爲鬻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卽和。割說文云。但。勑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據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下。當脫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舊云十三同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茲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茲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茲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茲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茲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茲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菜當爲齋。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

女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哀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篋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

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譬焉。釋卽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局中，局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

審曰。待女以千益。舊作盆。誤。古無益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買遠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益。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益。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當爲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遇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居。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稊而擻粟也。擻。拾也。一本作擻。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

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爲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率馬也。倣。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當爲購。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說文云。衛。行且賣也。衛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徧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

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
忽，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
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質。說文云：盾，殿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
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韋以帶劍，以治其
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褻衣博裊，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
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
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請舍忽。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
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
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
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風，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
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
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
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
夭，錯然在天。錯，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

而去刀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刀卽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據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刀已下刀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鬪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墜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齋爲聲樂說文云齋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裸赤體也謂擻者不恭也擻當爲裸說文云僂也一

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卽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災。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王之言。有可聞當爲明者焉。若先王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當爲執。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蠹。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

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刀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刀長子嗜酒而不葬。刀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當爲不強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遑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爲禍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丌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丌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据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丌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無爲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舊作跛。据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鼓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始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

亂之矣。是。

墨子卷十二

一五一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爲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劫百姓。舊作劫。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斨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

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丌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糗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丌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

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類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爲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尙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舊作與。以意改爲是也。鮑者之恭。釣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釣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餌鼠以蠶。餌舊作餌。非。據藝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讐則慍也。售字正作肆。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

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支。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此於羣臣。不一本作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糶。下同。以意改。

呂氏春秋作翟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卽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糶。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洎說文云：熹，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賭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豉，讀如菹，藿羹，胡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拊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

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焉。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閻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閻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豕字，而忘其本豕从意也。王子閻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說文云：斬，當臂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

具作爲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太平御覽引作鷁。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鷁。鷁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劉。鑊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鸞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鸞。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輓。拙爲鸞。與此義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我是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髮卽與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糲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髮卽與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鼃鼃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狐狸作鱗魚此猶梁肉之與糠糲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杗豫章說文無楸字玉篇云鼻縣切楸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樹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宋無長木此猶錦繡

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變之，誤。說文云：叟，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舊作襟。太平御覽引作襟。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襟省爲襟。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襟。玉篇云：襟，徒頰切。禪衣也。襟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繫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其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誦。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固。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庇，蔭。守闔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爲備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鈎。二詩傳云。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輶。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輶正字。假音梯。四。案卽雲梯。堙。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堙。俗加土。說文云。堙。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卽孫子所謂陘闔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榑部城摧。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蠃。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徐城上如蟻絲。城殺士也。輶。輶。十一。太平御覽云。大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輶輶。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與服雜事曰。積楹。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樞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淮陽名車。穹隆輶。玉篇云。輶。輶。兵車。作輶。輶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

子又作粉楯。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陸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輻車。軒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言輓粟，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盛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問扇，據下文改。數同促，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士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喉，以泥塗厚，備火，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阬也。塹長以力字未詳。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舊作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攷，以意改之。疑脫開字，各爲二幕，一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塗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檣，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濠，弋長二尺。說文云：檣，弋也。見疑開字，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垂，箒字省文。說文云：箒，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鋼言扇固之，環與扇音相近，以鋼此字疑衍。金若鐵鑠之，說文云：鑠，鑠也。此與鑄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疑作瑣。關二尺，梳關一寬，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

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視字。及視關人桓淺深。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案漸同壘。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砮。漢書注云。蘇林曰。渠。砮。鐵。蒺藜也。廣九尺。表舊作表。據前漢書注改。十二尺。前漢書注云。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梁。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爲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挺。舊作挺。以意改。既文云。挺。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挺如打禾連。柳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砮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弦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楷。趙。據。檢。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簡。疑衝字。文未詳。及櫛。櫛。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尙有脫字。以充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疾。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疑籍方。二步積笠。一本作至。舊作笠。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蓋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翁。喪。祿也。丁端。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窰。窰。舊脫一窰字。據太平御覽增。有鐵鑕。驚字假音。說文云。驚。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驚。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驚。太平御覽引作鑕。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搏窰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三十步置。

坐候樓。通與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埃樓。以版跳出爲構。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卽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簾。說文云。簾。軸也。簾。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尙必爲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櫓。櫓。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滅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勑居。姑。勑。疑。勑。姑。疑。姑。字。說文云。姑。屏牆也。又或同。陸。淡書注。如淳曰。陸。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磑。舊作百步。再十壘。據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本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臚。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據太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鬪。俛倪。說文云。俛。城上女牆。俛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倂倪。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倂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賴。境。又作埤。敦。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櫓。樞。木樓。井。雜。杆。櫓。幽。臚。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鯉三尺。鯉。舊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雨。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鯉。渠。鑿。坎。覆以瓦。冬曰。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

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五字。十步一廟。與下同。園。說文云。園。廟也。之。廟者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扞。字未詳。扞。勇必重。土舊作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舊作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十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梁。表。藉車。道。樓。積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批。說文云。糠。穀皮也。康。或省字。批。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斂。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斂。糠。批。馬。矢。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擲之以昧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譖。疑渠。答假音字。膽。與樽同。淮南子。汜論云。渠。斂。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樽。樽。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挺。長。斧。長。椎。長。茲。疑。斂。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錐。長。鐵。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簡。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爲。挈。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上。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窳。置。鐵。鑿。焉。舊作錯。據上文改。錯。同。鬻。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歌。刀。本。舊。連。其。本。刀。舊。作。卞。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

辛疑薪字。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器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未詳。使重室乎。字疑衍。子居刃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刃能狀。能卽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刃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穴。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木。匣而穴之。爲之。且當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葢。以意改。上之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鋸。五步一壘。五築有銹。說文云。銹。銹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鬪。當爲斲。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刃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已上。井渠。詹維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擗。守備。說文。玉篇無擗。集韻云。斯或作擗字。說文云。擗。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

里中家人各葆丌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網屬。而毋換丌養糧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甕。耕積之城下。耕疑尋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垣吏。四尺爲倪。陣倪也。古只作此。作規者。俗。行棧內。開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僊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僊。卽谿假音字。若城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簡。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宥。以意改。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衆。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四十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未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丌故人。乃疑及字。丌。稯上作填。是。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

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爲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玉篇云：塹同塹。穴，丌舊作內，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土，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舊作傳，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即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鞞內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鞞內井中，使聽聽者伏罌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即其法也。令陶者爲月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仰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丌，傳舊作亦，傳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燒，四字衍。柱善塗，丌竇際，縫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內，以意改。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丌中，康即穰字，見說文。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窰。說文云：窰，燒瓦竈也。即今竈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據下改。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舊作覆，以意改。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

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鑼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即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刀版令容矛舊作子以意改參分刀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舊作攸以意改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以意改版而郟此卻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刀竇通刀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舊作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右急絕刀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士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以意改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爲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斲當爲新緝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韻臯必以堅杖爲夫同跌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韻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稜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刀上七分益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刀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轆未詳下文作莖即蓋省文說文云蓋積也一束樵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爲瑣說文無鎖字据備蛾傳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內以意改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爲桔槔縣鐵鑲長三丈以上束柴萃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習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鼠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鳥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磧也磧古字作兒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磧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刀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爲穴月屋疑穴

月字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卽車輪爲蓋。蓋省文。塗刃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窰。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刃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予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矛。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刃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刃身并且通。居版上。居同倨。而鑿刃一偏。舊作偏。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韻臯爲兩夫。而旁狸刃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刃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雙窰。雙疑壘字。入壇莖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鎗音近。說文云。鎗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刃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闔池來。闔疑當爲衝。或闔字。池。城池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幕。以意改。狸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刃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刃末。狗走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

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言卽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蘄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刀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刀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滅。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刀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疑佻，達字。且達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雜守作羊玲，未詳其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卽藉車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備。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同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卽通典屈勝梯，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麻。龜此龜字之譌。卷收。舊作收，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

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荅卽幘也。音之緩急。說文無幘字。疑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闕四丈。高五丈。上闕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閭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胼省文从月。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餽脯。饋字假音。寄于大山。昧菜當爲茅蕪。昧音同茅。坐之以樵。禽子當云以譙。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爾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刀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刀慎之。恐爲身蓋。同儕亡。強蓋爲韻。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旣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奈何。池。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口邪。雲梯者。重器也。刀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刀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舊作幕。以意改。毋廣刀處。度。幕處。爲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輝鼠。舊作儼。以意改。施荅刀外。言施儼蓋之。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刀間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慮爲韻。

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刃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據備城門當爲疾犖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傳同，彼裾城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蛾傳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爲割之譌也。說文云，劓，古文斷，甚，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傳作堅築之，雜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南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備蛾傳作置搗，縣火四尺一鈎，檣五步一窺，窺舊脫一應字，據備蛾傳增，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備蛾傳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刃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蛾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從彼說文云，燃，執也，卽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蛾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遣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素，伏作休，據備蛾傳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譟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感，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疑瓦字，刃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

與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卽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側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善同繕。言勁也。以船爲輶。輶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刀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說文云。鞮。革履也。鞮。鞮字假音。說文云。銀屬。十人擅苗。同矛。猶苗山卽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刀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輶。輶決外隄。城上爲射檠。說文云。檠。榦也。言矢幹。舊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鏃。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卽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卽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爲窰竈。竈入門四五尺。爲刀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窰。後漢書注引作窰。非。窰門旁爲橐。舊作橐。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千城拒衛。不若堙穴伏。堙當爲窰。充窰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寇卽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

否。此處有闕文。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尾入囊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機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刀兩末。兌同。銳。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據下文改。穿。刀穴。令。刀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搏。卅。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漏。令。刀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鼓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鼓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刀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闔門。說文云。闔。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衡。以兩木當門。鑿。刀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醢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爲外。鑿。刀。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弩簡格。簡。同。闔。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輜。輜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鳥。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寧。寧。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刀。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漢。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刀。狸者三尺。樹。渠。卅。堞。同。貫。堞。堞。三丈。藉。莫。同。長八尺。廣七尺。刀。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刀。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

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舊竈。唐宋字書無舊字。備城門作雙。疑皆壘字。傳火者必布麻什草。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敵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敵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抽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鈇。舊从宀。傳寫誤也。說文云。鈇。雷屬。玉篇云。直深切。水飯。玉篇云。紙同。每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蠶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檠省文。說文云。檠。檠殺散之也。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飯。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卽用取三祕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刀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闔池者。闔同壘。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以意改。馮埴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爲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迫。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甬。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城置板上。闕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搗未詳。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漢藜皆長極。刀戶戶爲環。壘石外塹。卽厚字。說文云。塹。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高七尺。加堞。刀上。勿爲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藁藁。舊俱作藁。以牛皮。鑪有兩。飯以橋鼓之。百十。橋。桔臯也。每刀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卽燃。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卽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壘。穴殺。有儼隴。俱鼠字之誤。爲之戶。及關。籬獨順。得往來行。刀中。穴壘之中各。

一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傅士之口，受六參，約泉繩以牛，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丁中難穴，取城外池，屑木月散之，什斬丁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即就也，亦穴而應之，爲鐵鈞，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纒與穴等也，徹以鈞，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蜜矢，財自足穴，徹以鬪，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釜，說文云：釜，斤釜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屎，說文云：屎，筭木柄也。玉篇：丑利切。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器，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經舊作狸，以意改。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置，具全牛交稟，疑莢，藁皮及法，未詳。衛穴二，蓋陳羈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醬，豆葉也。說文云：蠶，未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蠶省文。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鑿，說文云：鑿，大錐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鑽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藁泉，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未詳。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即鼓，以盆盛醢，置穴中，文益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泔，玉篇云：泔，大水也，未詳。目，此文多壞體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蛾同燈，說文云：燈，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燈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涪程。城，程爲韻，海字未詳。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室疾爲韻，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忽。

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擗之。太汜迫之。燒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脾。疑脾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矛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說文無鎖字。此環與環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上下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繫。當爲壘。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鎖。据上文當爲環。玉篇云。鎖俗。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苔以覆之。連筭。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閒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蝕未詳。廣雅有積字。云大也。疑此卽矜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捩。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鑿找長五尺。找未詳。大圍半以上。圍疑圍。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爲連。長五尺。大十尺。槌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蔡未詳。其一後。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晞也。苔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慮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卽斲字。慮字衍文。盧薄說文云。榘柱上附也。釋壁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鈔。說文云。茶。雨刀雷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鈔同鐔。鐔。蓋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鈎。禾樓。維石。縣苔植內毋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

長短相雜，甃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苔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甃。甃字，甃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甃城上，甃卽傳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媛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薄疑卽釋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當爲薄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墟，方言云：燒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商，商厚十尺，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狸之勿舊脫此字，據備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鈞，識五步一窺，窺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入，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閒一火，皆立而待，舊作侍，以意改，鼓音而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榆，音之譌，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遣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舊作之，據備梯改，必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抄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雜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卽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閤二人掌左閤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

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肉。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突。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謬。謬字異文。所以闔客之氣也。闔。退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刀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以意改。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爲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瓶。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云。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爲幟。詩。幟文鳥章。傳云。徽。幟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幟。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猶云。疆士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荏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舊作墨。據北堂書抄改。車。彼

作輿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藿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閒，各置八旗。若須木椽，搯板，舉葦，旗須灰，炭，稭，鐵，舉赤旗，須樞，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鷲旗，須皮，甕，麻，鏃，鐵，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禮說改。大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常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敬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前也。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肩，據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胸。此俗字，當爲匈，或臂。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常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籠於道之外。說文云：彊，弓曲也。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圍，高丈，爲民園，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

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蓑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性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予。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辨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爲十。必郭近之。當爲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言并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

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子謂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衝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而所以備姦也。里。里與皆守。當爲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里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里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據 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穴。从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云竈。突。魯仲連子。竈而五突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突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爲煙窗。疑突義爲強。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

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譁。說文云：謹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亂。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據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譁。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說文云：駁，獸如馬，駁馬色不純。據此義當爲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闕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闕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臂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日。案卽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瓊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

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邇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鋪。說文云：鋪，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俗舊作估，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爲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司，卽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篋。昏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尖號，斷，句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

脫歸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常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句燔曼延。句燔人。句斷。句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玉篇云。姦同姦。俗以謹誦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

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瘳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爲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卽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鬪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譴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認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說文云梟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梟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

魏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術字。沅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術字非也。摻卽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難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者。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銷人曰。新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筵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圍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

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尊害。吏與雜營。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價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爲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爲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从王。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十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說文云。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闕塞上亭守。燧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燧如覆米。真縣著契。舉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畫則

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据上文暮當爲莫。爲微職。卽微織。微當爲微。說文云。微。幟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楊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楊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卽微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幟爲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麾卽摩字。異文。摩卽麼字。省文。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玉篇云。麾。呼爲切。迹。坐擊舌期。以戰備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卽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一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術內。旣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耳。務色謾舌。淫囂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言舍其事。後就路。言緩。踰時不寧。其罪射。謹囂賊衆。賊。賊字異文。周禮云。鼓皆賊。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賊本戒之俗加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

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自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隄。隄當爲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擊鼗。卽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埵。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爲韻。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埵守邪。羊埵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埵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休後爲韻。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願。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願。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据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爲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

之。凡待煙同盟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因不足。則以木橦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兩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願。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去。以意改。慮。悲。癩。高憤。說文云。悲。恨也。思。古文勇。从心。則字。字當爲思。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息。順。故。感。倍。息。爲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卽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織。古織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古只爲仞伯。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同織。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卽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弁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具。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爲韻。孺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爲韻。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辟。卽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爲縣梁。龔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譌字。舉三烽。藍郭會。藍。蘭聲相近。言蘭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

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斤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斤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卽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卽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慘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釋。常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筍。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

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言操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閣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隊。株葉。外宅溝井。可實塞。實同填。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鴈。說文云。鴈。鴈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鴈。嬰之。亦見莊子新序。束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皆即鵝也。今江東人呼鵝。猶曰雁鵝。收其皮革筋角脂萌。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萌。即考工記剗字。本搗字之譌也。羽。彘。皆剗之。吏。檀桐。白。未詳。爲鐵。鉀。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說文云。機。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機。此作筏。皆機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

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枹。城矣以輶車。漢書注。服虔云。輶音瑤。立乘小車也。輪。此輶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輶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輶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輶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紹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墮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園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太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般。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龍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

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徵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

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

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於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

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蠲。日夜而鳴。舌乾楫。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鷄

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剖闕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碧玉珠文。采明則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尙賢上第八

尙賢中第九

尙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

尙同中第十二

尙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

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贗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蒿目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斬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爲嚴也。昌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爲用。蓋其怨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拂經。復重猥雜者。悉置弗錄。覽者詳焉。丁丑夏日潛庵子志。



三十年四月五日
該書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子 墨

考目篇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墨

校註者 畢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G 一八七八上

平

(本書校對者 董平雲 孫治)



76